





樂函

序

樂函自序

記珠序

少陵詩選序

歷城縣志序 其二

山西鄉試錄序

山東武舉鄉試錄序

山東武舉鄉試錄後序



賀李直指監闈得士序

賀高司李分闈得士序

賀宋父母分闈得士序

賀錢學憲歲薦得人序

賀董公祖歲薦得人序

賀孫毓祺鄉薦獲雋序

賀張覺斯榮登拔雋序

賀張平子遣弟游泮序

賀馮鳧山長公游泮序

賀徐扶上食餼擢上游泮序

叙趙蘅室自適州

盧子詩稿序



樂函

序

樂函自序

濟南

葉承宗奕繩著  
葉承祧奕紹較

樂函者何樂上書函也函之者誰樂源葉子也  
葉子之書何為函之樂家于樂也葉子之書不  
盡成於家何為盡繫之樂函在樂也厥函奈何  
首函易太玄易林隸馬次函書汲冢周書穆天



子傳系焉又次函詩離騷爾雅附焉再次函春秋綜左氏公穀三傳而繼以國語國策更次函禮兼錄小大戴儀禮周禮而綴以考工是故易之類無足函矣而詩之類則函漢魏六朝而暨四唐禮之類無可函矣而書春秋之類則函史記兩漢書以及三國于是乎廼函學子尊老氏而莊列管韓荀揚呂覽鴻烈繁露新書論衡潛夫雕龍以及中說於是乎廼函集集首韓公而柳州歐陽老泉東坡頴濱南豐以及臨川至於

竺乾之典僅函楞嚴韜鈴之法止函孫武列國之紀特函越絕宙合之志兼函山海水經然亦有一代之說而正史反遜者夫是以函世說亦有一代之選而羣言畢收者夫是以函文選則亦有一代尚長而後來莫繼者夫是以宋函詩餘元函填詞噫函止矣若夫孝經四學童習白紛天官地志捉影搏沙六朝等史格降詞繁類函廣記語駢事詭余或尊而不褻或論而不議或語焉未詳或志而未逮皆不得以入此函而



入此函者惟若干種是皆手評目校口誦心怡  
爰廼板而函之灤上是故謂之灤函而函之者  
灤源葉子承宗也

記珠叙

博徵奪簞善據銓官豈真博物天授無亦彊識  
之力居多云學迄中身聽熒善忘撫函躍爾釋  
翫茫然憶其事而不能舉其辭屬其辭而不能  
指其名識其名若辭而不能悉其地若代秦淮  
海所由自勗也豈得孤恃領新頓遺蓄素藉畧

觀大意不求甚解以自覆哉矧予小子近多旅  
遊願奢而識短意寄而帙逸不藉子墨焉資洽  
聿廼著珠函聊當弦佩猶記開元中有人遺張  
說以紺色珠或有關忘之事以手持弄此珠便  
覺心神開悟一無所忘因名為記事珠余廼慕  
所舊聿統名茲義而或以零璣瓌珮無當徑寸  
為嘲者夫鮫人泣綃何必異驪龍領下哉約而  
貫之大小珠可一綫穿也神而明之牟尼珠照  
清水源也遂朝夕持而弄之不忝手



少陵詩選序

杜少陵冠冕當代駕軼古今遂使詩壇月旦莫  
贊一詞至推為姬公制作不可擬議而近世王  
聖俞氏迺擬以鐵樹花開風骨巖秀空王獅吼  
法力沉雄是則然矣若猶未也然則少陵亦何  
道而免此將無庫發當陽武繩膳部家學有淵  
源歟許身稷契媿技楊曹祈嚮有正鵠歟壘麓  
青蓮桴鼓摩詰麗澤有沾溉歟其或州有九歷  
其七岳有五游其三山川映發其靈襟歟一節

必念黎元在險不忘君父忠愛激勃其元音歟  
抑亦登高則吹臺來萬里之風履險則衡岳阻  
經旬之水其豪襟逸氣有以抒寫其天籟歟義  
激則房琯可揀意忤則嚴武可瞋其浩氣正性  
有以披瀝其孤韻歟自非然者則少陵又何道  
而免此迺少陵則固嘗自言之矣曰讀書破萬  
卷下筆如有神蓋惟博綜羣籍傍攬衆長優游  
而求厭飫而得左無不宜右無不有是故岱華  
洞庭可以揚其鉅麗矣而鐵堂石龕亦可以歌



其險仄宛馬蒼鷹可以寫其神駿矣而螢火白  
 燕亦可以酥其容形翠管銀罌可以詡其恩澤矣  
 而殘杯冷炙亦可以况其酸辛曲江典衣可以  
 抒其豪爽矣而羗村秉燭亦可以繪其驚喜洗  
 兵出塞可以發其奮揚矣而垂老新婚亦可以  
 道其戚苦長安麗質可以贊其錦裯矣而出谷  
 佳人亦可以憐其翠袖良由性耽佳句語必驚  
 人文足洽神句堪愈病光燄萬丈衣被羣英豈  
 偶然哉以故唐人選唐李杜不與沿及近代厥

有選家大抵意主風格者挹其雄勁而畧其俊  
 逸愛存韵度者擷其新奇而棄其沉渾余小子  
 欣賞珍抄意無畸屬刪三之一都為六卷嗟夫  
 作家匪易尚論良難一少陵也或信以為史或  
 尊以為聖迺亦有摘其句累惜其意盡說其無  
 韻之言未工至有直目為吾家莽夫子者人各  
 有心吾從所好余惟如金鑄賈島絲繡平原朝  
 夕手一編而已

歷城縣志序 代維立蔡泉憲



余性耽佳山水幸被簡命游涉中外寓內名勝足跡多及蓋嘗臨碣石觀錢潮泛彭蠡鹵陟太行北望醫無閭矣崇禎己卯自關門來叅東藩尋長臬署私謂文獻之邦嶽靈海氣所際當必有異值東方新脫兵燹蚤夜皇皇扶傷吊孤招移翦畔閔雨恤蝗日不暇給每欲蒐索典故用佐興釐凡秀巖靈泌之蹟兵屯錢穀之數名卿學士之躅玄亭酉室之藏詢諸左右張目相眎舌橋而不能下大索郡邑諸乘僉曰無有揆余

夙性所耽殆惘然自失馬已聿宋令業以邑志屬孝廉葉生而丘司李又蠲金以玉其成余廼亟進葉生與語敷陳要畧皆中史家窾綮余漸以郡志相屬而葉生顧以為數百季之闕事未易遽成三十城有聿人弗敢獨任余嘉廼謙懷不欲彊之而第亟觀其邑志別生甫逾月以其稿進且以叙請時余已量移豫藩矣趨裝之暇挑燈披玩則見其發例簡嚴考事精覈敷辭清遠典而贍盡而不汙未嘗不嘉其覩記之博而



用志之勤也。因息生為此役，爰有三難壽者胥  
 戕於慘，鎬博葦咸化為冤。燐過存既，虞弗詢漫  
 置。又虞挂漏，則咨訊難。故府遺編咸歸，羶燄大  
 家秘笈亂逐，颺塵守殘。既苦無徵，博觀恒嗟。失  
 藉則蒐討難且也。組印膏俾靈依華袞，弁釵嬰  
 鎬魂繞彤編，慙遺而幽原恐滯。英蒐博收而暴  
 骨弗鐫，姓字則紀載難。葉生值此三難，然猶走  
 荒原而詢遺，獻撥灰蘚而蒐斷碑。下它邑而索  
 古乘拂宿煨，而吊忠骸。人不計顯晦與孚者錄

文不岐，今昔悅目者。畱山川風物不殊存，廢竒  
 勝者載琅琅。馬煌煌，馬凡秀巖靈泌之蹟。兵屯  
 錢穀之數名，卿學士之躅。玄亭酉室之藏，靡不  
 燦若數珍而洞若觀火。余故嘉葉生觀記之博  
 而用志之勤也。曩臨歷下千家，隄壁萬井石田  
 幾謂歷非昔。舊今得此書，歷山灤水生面重新  
 歷。豈為不幸耶？葉生方富於季，富於學浸假創  
 郡乘續省編考方輿而續九丘披石渠而訂千  
 古葉生固優為之。葉生勉乎哉！余既披玩此書



彌觸耽佳之興中秋朔旦遙觀龍洞寓目所之  
宛如素遊一一如其圖記則它端不誣槩可見  
也旦夕遨涉嵩雒隨攜巾笥華烟函嵐隱隱出  
縹囊中當慰我并州思矣是役也惟宋令克謀  
厥始惟丘司李相協厥中惟余觀成厥終大錫  
邑哉

刻歷城縣志序 代允繩宋父母

初余蓋嘗令耿濟云耿濟密邇會城因得交孝  
廉葉奕繩氏奕繩觴予歷山偕登山半陰雨霏

微烟連廛市環矚周詢奕繩稍稍向余述舜耕  
禹登白馬金牛諸故事爾時意氣豪上飲酒歡  
甚比歸而歷山風景依依不能冥懷去齊三載  
復從祁閻調歷下維歷昔號衝繁今值殘破省  
會首邑天下尚有十三衝繁而殘破者天下無  
兩歷也余則披瓦礫而收柴芻履荒阡而芟艸  
萊即欲有所興革典章莫稽徧索舊乘烟燼同  
銷于是亟詣奕繩敦屬厥事奕繩三辭余曰猶  
憶曩者觴余歷山時俯仰今昔慷慨自任况今



景物湮蝕文獻凋殘金碧之剝已僂承露之銅  
欲淚子而無意歷下也子而有意歷下願終以  
請奕繩悽然者久之始勉從事已迺就五雲先  
生舊志之未脩者羅羣書訪遺蹟蒐佚事山川  
風土詢諸父老而猶繼以親歷兵農錢穀徵諸  
新編而猶叅以舊章忠孝節烈得之耳目而猶  
覈以輿論拮据編摩溽暑靡間四閱月而告成  
事余受而讀之例簡於前而紀倍於昔博取乎  
古而嚴汰乎今志封域則精考核志建置則急

修復志賦役則歸美條編志官職則推獎循吏  
志學較則遡風尚之本志選舉則傷吏道之襍  
志武備則期師律之嚴至於志人物則凜凜有  
生氣志古蹟則隱隱若目前志藝文以脩叅考  
志襟述以補闕遺綱舉目張義嚴法脩胡寬營  
新豐鷄犬皆識其處其述輿圖也以之老宮監  
說天寶事歷歷在目其紀典籍也以之王子敬  
画蠅人或以指彈去其載昆蟲艸木也以之博  
而能裁典而有徵曩亟謂歷下無志此書出歷



山其有信史歟抑余竊有感焉山川風土志矣何道而使殘者以復兵農錢穀志矣何道而使訕者以羸忠孝節烈志矣何道而使幽者以顯漓者以醇是在二三共事夙夜永圖期復歷山之舊庶不託之空言乎因思方當交驩奕繩時初不自意太齊三載復遷至歷奕繩亦豈自意變定更生屬茲大典怡然晤對相與有成願與奕繩無忘觴歷山時矣

山西鄉試錄後序代毓祺孫倩家

今天子丙戌秋臣某奉簡命貳銓臣某選典山西試事夫試事曷舉於丙戌也曰比歲再舉也曷為乎比歲再舉也曰聖天子求賢無已也夫以聖天子求賢無已也則為之使臣者何以勝厥任而道厥罪戾其何敢不懼憶臣嘗令太原之祁矣客歲秋試獲與分闈之役得士七人方切瘼曠曾未期月復典全晉試事責逾重矣其何敢不懼且臣官司農郎錢穀簿書爚目炫心持籌之不能矧能操三寸管暗索三晉奇士臣



又何敢不懼雖然山有風氣人文臣向令初業已稔葦之矣則今此之役庶免於掛漏之說乎比撤棘錄文以獻臣宜颺言未簡顧臣何言亦仍申以聖天子求賢無已之意而已夫承平獎鉛槧開創右赫韋隆準入關自矜馬上馬事詩書比過沛歌風徒息猛士直至孝文孝武闢門之典始彬彬然興矣我朝定鼎之初即下詔春秋取士一如舊儀迺大典方興越歲又舉春闈始竣秋試復行即唐虞野無遺賢何以加茲

臣故曰聖天子求賢無已也夫士之待聘也不可有沾沾躁進之思而主之旁求也不可無亟亟恐失之意士之功名富貴分所固然而所不能報稱者惟此急急旁求之意而已且以思君之求賢無已者豈謂是圭組紛沓印綬累若綴華鹿之色挹振鷺之容哉無亦三辰未若何以協之九圍未式何以靖之三壤未則何以正之五刑未麗何以允之五教未敷何以秩之四維未張何以肅之萬民之生未遂何以厚之百世



之謨未定何以建之思及此上之求於我者何如其何以報今讀闡續其感奮圖報之思溢於毫端楮上則諸生故非抱空質以應上之求者也而或者曰置羅頻施于野則羽不蕃網罟累加于淵則鱗不盛臣謂不然玉產於山石則封之及知有玉而璞不能匿其采珠藏于淵沙則壅之及知有珠而澤不能掩其光士之為士求而愈多用而不匱者也臣邇者自燕之晉霖雨浹日汾沁蒲坂之間禾油油黍蕤蕤臣因思天不靳澤於禾故禾愈昌君不吝榮於士故士愈奮故曰地之佳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養而後求求而後用自今以逞雖求士之典歲一舉焉猶取火於燧而挹水於河也豈特今茲多士邦家之光已哉臣之拜颺末簡所與多士共質者惟此聖天子求賢無已如此若夫表裏山河之槩應產竒珍古今賢哲之倫是當親淑慝者闡續固嘗言之臣茲畧而不陳懼襲也

山東武舉鄉試錄序代際五周方伯



今歲壬午復當大比士維茲十月文事既告竣矣陰氣聿凝爰修武典直指陳公仰凜新命必敕有加嚴汰嚮時一切龐襍冒濫之習一惟武黷俊秀幕府材官帶礪胷裔是進是崇是遴是迪初試之騎而射與伎勇合者千人再試之步而射鵠加遠而合者數百人三試之其射策較論以文辭合者僅六十人此六十人者皆桓桓干城選哉今夫虓虎之夫不介馬而馳搏秘若風雨持漏若月鳴鏑若霆雷提一劔五步不留

行其于氣亦足自雄何用俛首風簷紙上譚兵重困我赫帝跼注之君子為是不然艸昧之世即販繒屠狗之流皆足戡裙亂中興之會非敦詩說禮之士無以立功名況士生彊悍之俗即衿佩亦昭雄赳之容士生禮樂之邦即介胄亦帶爾雅之氣觀尼山素嫺俎豆猶曰我戰則克即鷹揚大老母亦壯猶足以昭示來茲非真以一劍雄也天下事皆可為古今人不相遠所貴豪傑者亦在作其氣而已昔在曹劇之論戰也



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田安平火牛一役  
可以摧方張之燕而桴鼓未操即無以下久困  
之翟何者氣之振與不振耳是故有其氣則無  
論老幼執大鉞者可以殪戎殷請長纓者亦可  
以繫南越有其氣則無論貴賤尊仲父者可以  
責荆土則刑餘者亦可以勝馬陵有其氣則無  
論勝負射矢遺將者可以下名城而手劍登壇  
者亦可以反侵地然而士曾未聞以氣雄當世  
者何也大都怵于權勢則妄自菲薄怙于寵利

則盛自矜伐菲薄則其氣餒矜伐則其氣盈餒  
者暮氣盈者客氣而皆非所謂正氣古之名將  
良臣所以彪炳當時輝映史冊者無它正氣存  
焉耳夫所謂正氣者人皆有之而不能不奪於  
暮氣客氣遂自謂不及古人噫亦何其自眎之  
淺也試論爾鄉前哲姑無遠舉孔明翼漢叔子  
持晉叔寶興唐即如近代戚將軍奮起東陲勲  
垂南北迄今讀其所著紀效諸編未始不與八  
門五苓相表裏逞歲李青山之亂亦未嘗藉材



異境不過以梓邦傑士咄嗟而奏膚公後之君子亦可以興矣不然環驅膺騰女子猶談甲兵而况鬚眉之士決拾磬控書生猶躍戎馬而况組甲者流哉東方固用武之國天子切鞶鼓之思多士亦自作其氣將見一葦吾言有履及於郊關車及於萑苻而劍及於幕庭之下者矣其交勗諸

山東武舉鄉試錄後序

代錢學憲

予不文濫職山左文事得足跡其土壤海山雄

大懷古情深經安平諸人用兵之處迺大息曰惜乎不生斯時爾其憂匪茹哉又經戚大將軍故里抱鼓生氣猶在華表復太息曰安得起將軍於九原為王瓜牙哉每竣文較例得追隨直指公後與較武士三試之際見其挽彊洞扎有人雄顙虎膺引重鼎有人身通握竒明穰苴大意者有人予再太息曰若人奮材技為天子盡力疆場萬戶侯豈足道哉茲舉六十人予得見其貌矣請進而黜其心弓生於弩弩生於彈彈



生於孝子之心弓矢刀劍忠孝之器也視為凶器則畏視為功名之器則勇與畏半視為忠孝同仇之器則勇無敵郎之戰卿大夫不能盡謀策士不能捐身鄰童汪錡逞鬪而死於敵揚豐為虎所嚙其女香季十四手無寸刃真前搯虎頭免父難莫孱於童子弱女而激動情烈螳視獬豸有自名羆席而顧出繫縲角牝之後多士不許也觴奏太平或無用武地世修聲容或黥劔擗之色文墨持長短或束豪杰之馳驅方今

中外異擾橫生瘡痍不可當禦天子為天下思將帥式及怒蛙而使封狐窳窳千里雄虺伸其九頭甚為赫韜者憤之夫陰符黃畧神鬼之書也舞烏騰牛神鬼之事也伯樂之相馬其父以為累麴者其子以為蟾蜍是謂神明無迹無創惟此忠孝義烈之情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聳江河之險可凌也泰山之塞可陷也兕豹之猛可攝也水火之威可狎也多士而憤其忠孝義烈之情哧咤彭蠡吞滅咆哮視此毒瘴我



生靈者皆螻蛆舉尾耳雖然儀度不得格的不  
中一節不用千里不至田單以五里之城七里  
之郢敗亡餘卒破萬乘之燕而興師十萬攻翟  
不能下豈將軍織篋杖錘可以奮一旅而夜邑  
之奉淄上之寶不能倡士卒邪奇功發於奇畧  
奇畧發於奇膽奇膽發於激激發於忠孝班定  
遠激於功名三十六人橫行鹵域使今之人而  
激於君父猥偷為醢穹廬為滂矣忠孝所在即  
為賁育故古之上將類喜事春秋春秋忠臣孝  
子之書也有春秋之心而明以孫吳之用貪詐  
皆奴使之矣多士肄於矍相習聞大義其亦無  
辜此心

賀李直指監闈得士序

今天子當宁既肇造區夏百度鼎新嘉與海內  
更始而尤加意右文思得天下賢士大夫共救  
寧我邦家於是定鼎之初即渙大號於敷天鄉  
會兩試一如前代之舊四方人士靡不喁喁向  
化歲乙酉屬郡國大比士當事者攢眉時誦議



罷宴鹿簡饗殮省錄膳節坊額三之二天子曰  
新朝首試其柰何以二簋簡賢人坊額全予他  
皆稱是遂下巡方直指使者廼我山左直指使  
者實維晉陽封嵐李公云李公以霸川大儒世  
傳戴記起家使星之垣新簡烏臺之任迨奉命  
持繡斧而來東土大都寬恕仁明與民休息敦  
崇大體不事刻礲察吏則嚴而造士獨厚驄馬  
所臨輒拔其尤賚予特優又斥俸錢數百緡以  
贍士不能舉火者先是東人士屢經兵燹短褐

不完藿餐莫繼兢兢風霍之恐鉛槧縵緡久經  
覆瓿得公一振作之咸有起色矣六院既竣會  
有是命公遂殫心闡務悉敕有加宵旦靡遑食  
息俱廢比撤棘粲然玉筍之班皆公觀風時所  
為衰然前茅者也多士感公國士之知相與執  
幣稱觥以為公壽而以侑觴之辭問于不佞不  
佞以為國家最公且嚴者莫如賓興之典然其  
所以為公且嚴者亦唯曰有人以蒞之耳夫賢士  
非一日之遇也前乎此者育於膠序餼于縣官



拔數十人中以薦之者督學使者責也後乎此者遴以制義驗以陪場拔之十餘經房以成之者典衡事也朝廷謂進賢重典非執法之官不足肅其儀非綱紀之司不足核其弊于是合內外之任總受其成於直指使者直指使者所以成督學造士之終而開典衡知人之始也而或者曰典衡職內巡方職外夫自鎖棘後亦何事為外凡百有事總以圖其內耳始而遴選分考既而監綜羣司外之肅正以成其內之嚴也公

是以殫精竭息未嘗不夙夜軫士子之難也徒跣如窶吹索猶頻腹笥之餘不容長物則攫剔之難清風欲來甘腴罔繼痛糲腐餐每食不飽則困餒之難皎月未上號鼓驟發刻燭未寸金鉦頻催則囂迫之難匪直此也推敲務一字而付之不識丁之人點戡無遺思而憑之不關心之手恣意塗鴉誰憐繡虎則抄謄之難官以不入簾為辱黑酣坐隱以消閑士以不入試為惡鹵莽糊塗以俟事識歎二酉誰辨三豕則磨勘



之難有此數難士子即有荆和之璞難免寸瑕  
考官即有方甄之識不覩千里是非有人以蒞  
之不可公於此數難者深知之故方士之入也  
衣襲者無禁攜旅李者無禁于士之食也一羹  
必訾一蔬一菓必訾鉦鼓不鳴俾盡風簷昕夕  
之力點畫必辨以洗魯魚豕亥之疑時時抽驗  
處處躬巡蓋凜乎恐滄海遺之以故典衡獲覩  
全瑜錄皆奇士垂卒以得人之頌歸公誠以督  
學育才公有以成其終典衡知人公有以聞其  
始庶可以報天子新朝首試之盛典乎若夫游  
思三義簡嚴作多士之程感格百靈輝煌來魁  
星之舞是又公閒雅集事精誠格天子以稱東  
闈盛事豈偶然哉多士曰唯唯是足以為公奉  
一觴也已

賀高司李分闈得士序

借衡

國家設科取士既以廷臣二人選典郡國試事  
而直指使者遂遊諸郡司李及州邑守牧文望  
著聳者若而人克成厥功又先時幣聘鄰邦司



李一人共襄成事而此一人者匪若郡邑諸吏  
可以按籍而求循資而進也必其聲高月旦望  
震鄰封迺可以勝任而愉快也歲壬午吾鄉復  
當大比士今天子嘉意作人數天廣額以我東  
文風日盛視昔額得羨八人蓋盛典也當事者  
亦既簡迺羣察執事有恪迺先走幣于燕中直  
指臺直指臺以二東多奇士今欲拔十得五匪  
大名司李不可于是以大名司李應大名司李  
者楚蘄高公也公以三楚大儒庚午闈牘已不

脛走天下而庚辰奏捷又居吾鄉傳巖叟之門  
方余與巖叟分較春試時廷會兩元皆巖叟暗  
中索得則其具眼可知以故及門皆天下才况  
公尤屬高足者乎吾黨聳公來固已知所得必  
多奇雋矣比入棘會閱戴記者難其人公雖沉  
酣常編而素稱博物且蘄黃以禮與春秋擅名  
寓內迺以公較戴記家言及撤棘公所得者七  
人果皆奇士余聳之而不勝色然喜也曰文章  
有神交有道奇材之遇奇識厥有緣哉謏衷之



夫一切歸之祿命夫崑山之璞匪旦夕之藏也而辨於荆和豐城之劍無匿采之術也而識於雷煥磁石引鐵瑪瑙吸芥扶輿霧氣自相應求夫豈人力是以山左自設科來無慮數十試何以陽明一臨而穆君孔暉輒為響應而為之先後者不聳並駕也近代惟麻城梅長公戊午之役頗號知人士子誦曰前有陽明後有長公而長公固公鄉人也公之博學洽聳與長公同公之慧識朗鑑與長公同今雖分闈小試乎而鑑

衡天下之全力已注之此矣浸假而內召梧省典試郡國當不遜陽明之於穆生浸假而晉長掖垣分較春試當不減嚴叟之於黃魏又浸假而榮陟揆席鑑衡天下當不遜陸宣公之於昌黎歐陽文忠之於睢州今茲所得七人固始事耳昔吾鄉之先炙轂生之於齊王也一日而進七士齊王曰一日而進七士不已多乎炙轂生曰王誠無好士王如好士髡將日進百人寧直七士哉顧髡所進者或排筭押閣之流而公所



進者皆內聖死王之彥公所得孰與髡多雖然  
七子皆天下才也得其一可以無憾况七人乎  
行見此七人者出與公共圖當世公補袞七子  
為之理其絲公調羹七子為之漑其鬻羽儀明  
時垂馨來許俾後羨吾鄉七人者皆曰此楚蘄  
高公之所收也公之譽問不既多乎哉七子稱  
贊于公千里索余言為壽顧余言不足重公而  
公之得人實足為吾言重也是以喜而為之序

賀宋父母分闈得士序

士君子負昌明經術之才而以汲揚後進為任  
孰不手握靈蛇眼涵水鑑急欲得一方人望冠  
冕當時而顧憂憂乎難之者非無千里馬也識  
自歎九方甄耳採明珠者索之罔象相名馬者  
得之滅没具當代之奇識而後能收一時之奇  
士增輝海岳膾炙人羣非偶然也乙酉之歲廼  
今皇帝御壺之次季山左屬當大比士當事者  
謂是新朝首試倍宜悉敕務收海岱精英之士  
以上報天子典衡將至直指使者先遊分考于



百城守牧中不以邑之大小而以吏治之最不以俸之淺深而以文望之隆於是列十三房官裒然以文登令宋公為冠宋公以金臺大儒家世疏通知遠之書壬午新領賢書方將入奏承明廬較書石渠閣會與朝定鼎首拔都人士急惠安一方民夫廼筮仕東牟下車伊始正東方初當飯命之時蜚鴻未集挺鹿猶驚蜩沸靡停鷹眼弗化公一意綏柔化頑馴暴與民休息而尤加意崇文提命多士已而四境救寧歲以豐

稔公餘之時間登蓬萊閣上望海氣所際蜃光變現布為樓閣則浮白大叫曰異哉造化霧秘迺至于此他日吾得相天下士有如此焉吾願足矣會有分較東士之命公遂入關竭力殫心刻畫膏夜出獨闢之神魚券隔幕之雞價偶得異卷則又浮白大叫曰是矣是矣吾向所望海氣蜃光其在斯乎亟進之典衡氏時共事者爭以所識獻無不人人意得及見公所薦皆如尹之媿邢靡不色沮于是典衡氏即以公所薦冠



軍東闡而餘五人又皆磊落英多以次高擢比  
撤棘之六人者聯袂公庭衛玠清瑩王戎朗秀  
侍於金錫圭璧之側燦然皆玉筍班也叩其姓  
字首則青城于君其尊人豸繡起家直聲震海  
內其猶子蓬山公以通達國體佐力新代于君  
季甫終童請纓之歲學富黃中等身之書退然  
如處子毫無貴介容其德器過人遠甚暗中索  
摸領袖羣英且矣次則德平劉君天祿藝光時  
分太乙其所自期實弘多焉以視于君正自難

為伯仲耳又次則安丘李君猶龍之裔僊骨自  
在青齊古勝地李君其桂林一枝乎至于文登  
于君則又公所為居恒季試時拔尤者闡中蘇  
軾即室內澹臺抑又奇已又若濟陽之艾君其  
父子兄弟如看山之師友一堂而艾君以英齡  
首出其諸九十人中最年少者歟又若壽張田  
君則又名下之彥恒時素業不脛而走四裔過  
壽陽而問奇士焉誰不知有今時子方哉之六  
人者出而與公共圖寓內必能不負所知公今



且以地官尚書郎徵行且簪筆梧掖六子亦聯  
翮帝廷公補袞六子為之理其絲公調鼎六子  
為之漑其鬻六子之霖雨天下即公之沾漑袞  
區也知人之哲公當之矣六子執質覲公于君  
以余戚誼將以余言侑公觴余慶吾鄉之多才  
而羨公之知人能得士也于是乎書

賀錢學憲歲進東士序

今皇帝之辛巳歲四明錢公奉天子璽書來較  
吾鄉人士吾鄉人士以公海內大家二難聲滿

寰宇聳公且來無不爭自鼓勵以俟應公公至  
則席未及煖即趨比海馳東萊蒞東牟車騎冒  
險阻旌旆蒙霜露還駕濟南周巡屬邑曾未五  
閱月而較士已十之七試題以正大不以剖裂  
錄文以醇雅不以纖詭誘人以治術經濟不以  
俗艷浮華加以崇德行習弧矢闡孝經小學所  
甄拔者皆屬人譽士咸悅服而尤所服者莫如  
歲進多士之舉故事郡國之士其食餼四十人  
中者一載進其一邑之士其食餼二十人中者



兩載進其一其他軍州食餼于三十人中者得  
權于郡邑之中三載進其二今歲雖軍州不與  
而郡邑實繁以故所得士獨盛稽序錄蓋若干  
人皆奇士云彬彬然相率來徵余言將以稱贊  
送賀維予再奉簡命既不獲辭旦夕將束裝北  
趨第重違吾鄉人士之請而又素重公賢能得  
士是不容以無言于時欽念我祖宗朝雅重經  
明行修之士或入木天或調金鉉蓋誠知經術  
之重非誅常跗注之倫刀筆縱橫之輩所可同

季而語後來古制盡湮襍流競進秉鐸君子視  
明經一選以為魚貫恒規率註姓名塞成例已  
爾公則無事不殫厥心而尤矜慎此舉違昔之  
例每當歲進郡邑士嚴檄四下集百八城矜佩  
群而走之歷下公念東國比季寇盜充斥人困  
阻饒遠者千里近者數百里咸趨一方既嗟資  
斧又有虞心何惜稍加變通而重勞我譽髦為  
于是命得隨案附考遐邇稱便是以今茲與試  
者才得若干人鎖闈嚴程射策問律之餘得公



善教之大者二事堂邑應薦之士甲有疲瘡之疾而乙未閱一日之服以次當及丙甲曰不幸屬有天災會當且愈乙曰旦暮尋將釋矣相諱于庭公曰貢子丙而旗額之資于甲一舉而矜殘廢崇名教授英敏三善具矣沂州之士所謂權郡邑之中而三載進其二者也以故今歲不得與會有某生者得其學博士移文遂得入試公察而詰之曰今日之事而無與焉何溷至此對曰學官有狀公曰學官罪曰縣官有申公曰

縣官亦罪復曰數百里間關甚勞公曰例所不可萬里何為終曰請以今日之役而當十五季之試公曰十五季之貢還需十五季試之某生無辭以退蓋公之寬和嚴斷有如此以余所聳二東學使薛文清之誘人夏楚不事李霖寰之較士朝試夕發公之精敏寬仁何多讓焉有師如此其寧忘感而矢報哉報之云何亦念邇季功令日嚴豪杰束手至使異端襍流得以議我經術罔濟儒效弗彰而朝廷又使鉛槧必嫻決



拾紕袴擬于薦神要不過求真才以救時勢而  
吾黨要當修其實以勝之諸君業以受知于公  
無以究圖遠畧拯濟時艱奪標明廷銘功鼎彝  
俾後人稱諸君勲伐僉曰此四明錢公辛巳歲  
所進士也而余亦得以陳于天子之前曰吾鄉  
人吾鄉人云豈不偉哉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樵  
之錢公有馬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諸君勉之余  
且行矣諸君其以是而獻錢公錢公其以余為  
知言乎哉

賀董公祖歲薦得人序

今天子之十有三年樸棧作人迺逾一紀敦尚  
經術崇禮宿儒一時人文蒸變勃然丕興而吾  
鄉山左密邇京師象指尤擬于是今歲冬十月  
兵使者豸翁董公方攝學政經明行修之士以  
比季適薦者得若干人皆奇士云先是國家之  
制天下郡國學使者較博士弟子朝暮拔其尤  
食既縣官郡四十人州及衛四之三邑半之迨  
歲時錄雋拔一人于數十人中以獻于天子之



拾紕袴擬于薦神要不過求真才以救時勢而  
吾黨要當修其實以勝之諸君業以受知于公  
無以究圖遠畧拯濟時艱奪標明廷銘功鼎彝  
俾後人稱諸君勲伐僉曰此四明錢公辛巳歲  
所進士也而余亦得以陳于天子之前曰吾鄉  
人吾鄉人云豈不偉哉詩曰芄芄棫樸薪之楛  
之錢公有馬泰山巖巖魯邦所詹諸君勉之余  
且行矣諸君其以是而獻錢公錢公其以余為  
知言乎哉

賀董公祖歲薦得人序

今天子之十有三年樸棫作人迺逾一紀敦尚  
經術崇禮宿儒一時人文蒸變勃然丕興而吾  
鄉山左密邇京師象指尤擬于是今歲冬十月  
兵使者豸翁董公方攝學政經明行修之士以  
比季適薦者得若干人皆奇士云先是國家之  
制天下郡國學使者較博士弟子朝暮拔其尤  
食既縣官郡四十人州及衛四之三邑半之迨  
歲時錄雋拔一人于數十人中以獻于天子之



廷者郡歲一行邑二歲一行州及衛三歲二行  
數有盈歟時有久近故其所舉之典有異同當  
其同也合百八城俊又而周咨之若郡若邑若  
州若衛咸以藝進所得士至百二十人有奇而  
今歲之舉則固屬郡及州衛之士諸邑不與焉  
以故所得之士惟若干人故事歲進多士魚貫  
而升雕龍繡虎之技漠馬塵封朝課藝文夕出  
檄應名取具爾已公獨以為博雅之儒恒在斯  
于是多發奇策以程之琅奇之章恒在斯于是

高懸冰鑑以炤之加以功令日嚴庸碌者汰道  
路梗阻隨至者收是以所得之士惟若干人揭  
出宣示遠邇咸服謂某某者某某學使前茅也某  
某者某直指之冠軍也某某者某闈額不勝收  
載名乙榜者也董公既樂得多士而多士亦相  
慶得師迺稱幣請贄不遠千里求余贈言以侑  
之余維曩昔與公同事鎧曹矣維時軍務旁午  
同舍郎罔不鞅掌公獨恢乎游办意思甚閒退  
食自公輒留意于經術謂是經術所以經實用



也易非獨觀象而已將以開務成物書非徒記  
言而已將以熙載亮工詩非徒誦說而已將以  
崑對達政禮與春秋非徒文具空言而已將以  
安上治民經世度務是故以經術宣文德則色  
絲補袞以經術飭武功則帷幄抒猷以經術事  
君則不至曲學阿世以經術得人則不至襍流  
並庸蓋經術之重如此是以公出治濟南則綱  
繆而周巖邑談笑而定大憝攝總憲司則折獄  
民以無寃持綱吏咸震讜及代綰學符則又甄

拔竒雋採錄佳文上以實求下以實應則今茲  
所得若干人皆竒士也豈偶然哉蓋嘗思吾鄉  
文學天性自昔已然方在漢世濟南有伏勝馬  
臨淄有轅固馬東海有田何馬高密有鄭玄馬  
而一代大儒先推廣川董仲舒廣川者今安德  
壤也董公與仲舒其學同其字同其收高足弟  
子皆當世名士也又無不同則此所得若干人  
者其不媿于伏轅田鄭之學而無負於仲舒之  
教諸君子固將行對公車公亦將次內召相昇



宣明經術粉黻明時其於天子敦尚經術崇禮宿儒之意庶有慰乎則今此之役余固與共事鎧曹而知之矣諸君子將欲贈言其以此哉

賀毓祺孫社丈鄉薦序

丙子之役吾邑以知名士得雋者五馬其一為吾社友毓祺盟中兄弟聳之咸喜或有問於嘯史葉子曰聳之同業而異獲匪疑斯忌焉同局而異情匪恧斯憤焉今毓祺雋而盟中君子聳之咸喜也何居葉子曰异哉今夫驕騶售而騏

驥不驚以其為已類也若夫駑馬先之鮮弗忌矣瑤環薦而瑜珥自若以其為已先也若夫燕石投焉蔑弗憤矣毓祺雋而諸君子聳之咸喜也我不敢知請以余之心為諸君子之腹則或者攻鉛槧者服其業羨家世者美其勤憲文武者欽其畧志忠孝者契其性彼夫真亦售而贗亦售者風雲之偶遇也高則服而卑則忌者月旦之公評也今有人無一端之長而倖一朝之獲昧一字之識而矜累牘之奇其鵠袍皂蓋曾



不減于服勤有獲之君子然而邨夫里媪皆相  
向抑揄之于以聳諸其人未有不媿汗發赤者  
然則君子矻矻窮年服勤有獲者非與若輩爭  
鵠袍皂蓋也止爭一不媿汗發赤耳毓祺生而  
岐嶷成而敦敏其夙夜底功性靄自怡我無由  
窺即觀友聲社中諸執高古淵博識勝而不襲  
先輩之澹寂辭麗而不沿今人之靡蕪是以試  
必冠軍雋則前茅未雋則衆皆屈指既售則衆  
皆服膺故曰攻鉛槧者服其業澁囊而無從致

竒書冥悟而無從授絕業則寒士艱於世家裘  
馬易恣而苦咕嗶交際易繁而鮮習靜則世家  
艱于寒士毓祺天姿英邁幼即為馬調明先生  
高足弟子加以少叅先生之庭訓欽所唯一諸  
先生之指授胤長兄弟數十君之交勵一堂師  
友勝遠睂山而尤不自滿假不遠數十里來訂  
友聲諸社風雨凜淖不渝晷刻以故為文醇鍊  
高雅識者知其必大魁繼世故曰羨家世者羨  
其勤近世斯文之勢積輕天子輒白視多士夫



聖神英武臣下自應莫及迺至異端襍流債帥  
懦弁亦敢出其悠謬粗戾之吻來相鄙夷窺其  
肺肝不過謂我輩不能為其所能為耳抑知我  
輩所能者彼雖胎骨數更必不能窺一斑至於  
彼所為則我輩可以游戲兼之毓祺伊吾稍憇  
輒與兄弟輩習弧矢以為娛樂且旁涉握奇諸  
書及從小叅先生歷涉岩疆艱苦備嘗情偽盡  
知出以酬當宁之知補當季未了之事使天子  
知儒效之隆而宵壬不敢笑書生之迂將在毓

祺故曰憲文武者欽其畧天子盱衡四海亟欲  
得實心任事之人迺少叅先生之在漁陽也當

騎充斥之時宵處雉堞曾不暇食是以壁壘  
敗觀 不敢近既而擒其逆慙 為胆寒相擬

為不世奇功而竟投杼于蕙苒識者已知報在  
毓祺矣而毓祺篤孝性成周旋服勤于京邸左  
右就養于庭闈敝裘羸蹇進來長安道上歲以  
數十計亦云瘁矣而猶簡編不絕于手期以大  
用于世以報主知而酬父志故曰志忠孝者契



其性今盟中君子或攻鉛槧或膺家世或嫻文武或殷忠孝毓祺既雋此亦諸君子彈冠時也諸君子之輩而咸喜也意在斯歟或以葉子之言告張子張子以葉子之言告諸君子諸君子皆諾會諸君子稱觴將賀余因以其言為之序

賀張覺斯榮登拔雋序 借銜

郝子以甲申之秋遂居濟南同門季友葉奕繩氏及迺弟奕紹時相過臨浹日劇談以銷岑寂俄郡伯吳公以所詠趵突泉詩三章索予屬和

余因問奕繩趵突泉詩前輩誰最佳奕繩曰松雪尚矣邊李無輩近世惟張月梧先生詠歷八景有所謂趵突泉者稱絕唱云余因詢月梧何人奕繩曰月梧先生以春秋舉丙午第五人顧以別駕終今有隨在集行于世郝子輩之遂欣然想見其為人郝子既與葉氏昆季為世譜思欲重之以婚姻他日讌集弄奕紹言及兒女事已聳皆締良姻迺知奕紹姻家有覺斯張君焉奕紹嘗稱覺斯美丰儀喜讀書深諳當世之務



郝子聿之又欣然想見其為人又數日奕繩昆季復理前說余廼脩詢家世始知月梧先生者廼覺斯之大王父而覺斯張君者廼月梧之嫡曾孫也無何人傳學使拔尤之牘至郝子取而觀之則覺斯之名裒然第五人矣于是奕繩昆季皆色然喜顧謂郝子曰此余所謂羨丰儀喜讀書深諳當世之務者也則又曰此余所謂舉第五人官別駕著隨在者之曾孫也兄既欣然想見其為人則余兄弟侑觴之文匪兄誰任郝

子曰唯唯余既欣然想見其為人其何敢辭因思月梧先生既起家第五人矣而覺斯今日之舉又居第五人則明季第五于秋又明季第五于春兆于此矣夫五廼生數之壺五居河圖之中是以殷文莊大老亦以禮居第五人登五之名豈不艷歟覺斯既世承春秋學謀王斷國之業厚積于中久矣一旦受知于國家則掌天子之絲綸成一代之典制奠八埏于覆盂登兆姓于衽席由是以五石補天五絲補袞五味調羹



五音集樂皆自今第五名為之兆也詒厥孫謀  
繩其祖武殷文莊不得嵩美前代矣奕繩昆季  
其以郝子之言進迨夫夜分飲劇酒酣興豪勿  
令工人唱人間舊曲也即歌月梧先生鈞突泉  
詩當必有濯厥冰壺而一石亦醉者也

賀張平子遣弟同子入泮序

歲癸未之冬十月平子以其弟同子奉曲沃君  
祀爰為博士弟子員君子曰是役也有三善焉  
曲沃俎豆雪窻箕裘平子羽翼故曰三善入頌

之日歷下戚知躋堂稱觥者蓋充閭焉而今日  
之役則戚知之與平子同酒社者也還憶昔季  
余不佞從雪窻後與毓祺諸君子特為好會日  
中而臨達旦而散傲博具列聲謠一日讌毓祺  
水閣上命女郎書文為廣寒僊子二三兄弟賭  
塞甲乙上閣簪花又下泛舟暴雨驟至競連袂  
障雨以護妓衣此一勝會也迨浹歲以還余不  
佞兄弟又得從薇垣諸君子特為好會歲時令  
節儉籩豆載酒酤飲無算爵夜無算籌驩劇號



呼綢繆曲至此又一勝會也顧會匪獨侈飲食已也聯親情篤友誼慎交遊亦有三善焉是以昔日之會止五人如手之指少則駢多則枝今日之會止十有二人如歲之十二月少則縮多則閏誠慎之也同子今已衿佩列文林矣吾輩其虛席以俟其即吾會中人乎雖然匪第吾會中人已也明秋兄弟奮翼將合百八城奇男子為一會再明春兄弟奮翼將合十五國奇男子為一會吾社中兄弟彈冠振袂同出而戮力王室十餘年後時平歲稔功成身退再修耆英故事此匪獨子兄弟之志余社中兄弟之志實雪窻之志曲沃之志也然則今日之役子之兄弟其勉浮數白不佞雖儉于量哉猶能與子痛飲于書笥琴臺之下

賀鳧山馮年兄長君遊泮序

壬午初秋學使者移檄厯下將取民間俊秀充博士弟子員維時馮鳧山年兄攜家居會城者二季于茲矣而長君學又成因命應童子試試



輒獲雋入穎之日賀者益充間云吾黨啓之先生  
水伯年兄毓祺親家光宿社友及余不佞將  
載幣送賀啓之先生以余昇鳧山有同年誼廼  
以侑觴之言屬余余既以年誼受知鳧山則與  
其長君有一日之長焉其何敢以諛言進于是  
擬三慶三戒三期之言授簡于啓之先生其言  
曰今夫台鼎勲名必輒發于子衿采芩雖始事  
然士固有矻矻窮季眎璧水如望蓬萊三山者  
茲獨髫髻奇齡即綰青青之佩一慶也德業之

成必資臯席故執經問字或數易師今迺伊吾  
繞膝詩禮趨庭如大蘇之受明允二慶也繩樞  
甕牖之子竊人抄如窺二酉今者鄴架牙籤汗  
牛充棟焚膏繼晷為有足矣三慶也然遙見冲  
齡得志未經蒐討之艱自恃狗彘不求甚解自  
意居諸甚富何遽效老生咕嗶為玩時廢質厥  
名為荒戒一家世科名生來未見父兄之苦妄  
謂圭組非一家物即以青衫繼鵠袍已厚幸矣  
蒙萊自紐厥名為畫戒二兀首咏哦不快于游



觀凜承提命不美于聲色少年意氣易投以樽  
俎為高雅厭鉛槧為迂腐狎朋忘本厥名為蕩  
戒三且亦念間關來歷下之苦乎歌革數載徒  
嗟髀肉猶同朱雲僑處平陵然家宗洙泗之傳  
人學莊嶽之語尚亦黽勉就將取青如芥橋梓  
繼起使人復見大小馮君焉則所期乎承家者  
一矣泰岩半壁竒困累膺即今濟汶千里冠蓋  
減于曩時邇者天運將回當有竒人出而應之  
魯戈莫挽租鞭或先亟需奮武天衢計安桑梓

則所期乎榮鄉者二矣今天下方北警胡南警  
寇至尊獨憂于上思得命世之人以副一臂之  
用厲學宮廣解額亦既求之若渴矣君既居吾  
歷下過終童之里寧無切誦纓思乎值此新劓  
亟圖游办清内訶而攘外侮豈異人任耶則所  
期乎持世者三矣所謂三慶君所自具也所謂  
三戒君所預防也所謂三期君所急圖也幸所  
慶鑒所戒迪所期君之所可賀者不一而足而  
吾黨之所以賀君者亦不一而足矣啓之先生



觀凜承提命不美于聲色少年意氣易投以樽俎為高雅厭鉛槧為迂腐狎朋忘本厥名為蕩戒三且亦念間關來歷下之苦乎歌革數載徒嗟髀肉猶同朱雲僑處平陵然家宗洙泗之傳人學莊嶽之語尚亦黽勉就将取青如芥橋梓繼起使人復見大小馮君焉則所期乎承家者一矣泰岩半壁竒困累膺即今濟汶千里冠蓋減于曩時邇者天運將回當有竒人出而應之魯戈莫挽租鞭或先亟需奮武天衢計安桑梓

則所期乎榮鄉者二矣今天下方北警胡南警寇至尊獨憂于上思得命世之人以副一臂之用厲學宮廣解額亦既求之若渴矣君既居吾歷下過終童之里寧無切誦纓思乎值此新劓亟圖游办清内訌而攘外侮豈異人任耶則所期乎持世者三矣所謂三慶君所自具也所謂三戒君所預防也所謂三期君所急圖也幸所慶鑒所戒迪所期君之所可賀者不一而足而吾黨之所以賀君者亦不一而足矣啓之先生



曰是可以賀鳧山矣于是命吾弟書之以貽鳧山也

賀徐扶上食餼推上游泮序

扶上逞歲入泮第一人余既心儀之矣今歲科試又甲歷人士厥弟推上又值采芹且環中老先生錄科高等一時文名之盛濟上無出其右而雙泉太翁看壽嬰鑠喜可知也泰山劉生以戚誼索予言為賀予既不得辭于是乎為言以賀因思士一操觚便思以第一人自期或志大

而學不副或有初而靡所終恃祖父之成勞而自甘于逸幸聲華之載啓而遂淪于驕何試無第一人而今之克底有成者幾人哉扶上自遊黌後遜志時敏一如其髫季與灤上諸名士為友聲社腹笥便便筆花灼灼人皆以第一人期之今果然矣嗣是由鄉而廷何試不有第一人以扶上之才且學豈以食餼縣官自了者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扶上有馬余故此言為扶上慶且夫因父兄之教者不勞而成



曰是可以賀鳧山矣于是命吾弟書之以貽鳧山也

賀徐扶上食餼推上游泮序

扶上逞歲入泮第一人余既心儀之矣今歲科試又甲歷人士厥弟推上又值采芹且環中老先生錄科高等一時文名之盛濟上無出其右而雙泉太翁耆壽矍鑠喜可知也泰山劉生以戚誼索予言為賀予既不得辭于是乎為言以賀因思士一操觚便思以第一人自期或志大

而學不副或有初而靡所終恃祖父之成勞而自甘于逸幸聲華之載啓而遂淪于驕何試無第一人而今之克底有成者幾人哉扶上自遊黌後遜志時敏一如其髫季與灤上諸名士為友聲社腹笥便便筆花灼灼人皆以第一人期之今果然矣嗣是由鄉而廷何試不有第一人以扶上之才且學豈以食餼縣官自了者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扶上有馬余故以此言為扶上慶且夫因父兄之教者不勞而成



然恃父兄之教者得逸則安家溫飽則鉛槧踈書積多則口耳倦欲求所謂八龍五桂大小馮大小宋豈易得哉搢上教遵鯉對才可雁行伊吾之聲與兄無間識者謂其文名當不後於厥兄迺今果高擗一芹矣即如我歷下若潘若劉若孫若張皆以兄弟顯于當世者君家昆何多讓馬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搢上有馬余故以此言為搢上慶雖然予猶有說馬子弟之譽興則名實之想必澹身家之術切則咕嗶之業

必踈恃舊聿以誘新枝者比比矣而橋梓並勵一庭自相師友如眉山父子者與有幾環中出門不與外事退食不問家務歷下人士皆知有元旦讀書之名安石常自教兒言乎以身率也詩曰教誨爾子式毅似之環中有馬余故以此言為環中慶尤可異者子孫盛則德色加于鄉文聲著則教法弛于家雙泉太翁令德遐福與日俱升在家儼如朝典對衆藹如冬日歲時令節桂蘭一堂告以世德之可求誠以學之無終



窮也昔人稱三樂寧踰是歟况龍章赫奕斐疊  
而至歷人士誰不以義方推太翁詩曰詒厥孫  
謀以燕翼子太翁有馬余故以此言為太翁慶  
叙趙蘅室自遼州

世無快士奇書佳山水則乾坤亦無生韵矣歷  
下華注噓霸灤水漱韻定有人焉鼎峙為三獨  
柰何邊李殷許後作者遂寥寥耶此無他驕喪  
其真怯鑠其志也驕者詞苑偶涉矜人弗及怯  
者騷壇何事媿已難勝夫驕固弗宜怯亦無謂

古者田夫野女咸解謠詠帝王卿相不廢賡酌  
即先輩風流猶有文子飲者獨近代來學士讌  
集議論閨闈咨詢田舍則交以為韵商扞風雅  
咏嘆詞章則交以為腐大雅不振詩道淪亡端  
由于此良足浩歎夫華注偶殘過客於邑灤水  
斲涸游士愴心何獨風雅道喪數十餘年而論  
世者竟不之及也余不佞不忍歷下風雅種子  
絕于今日思欲與二三志士共振頽風興會所  
及每為時勢所遷不謂吾友蘅室趙君寤歌一



室風雨不改其度也趙君繡衣哲胤代有聳人  
 獨以丁季鍛羽崑力古文辭所著詩若干篇靡  
 不流暢命其吟曰自適夫適亦何定之有紆青  
 拖紫而攢眉適亦不適也捉襟露肘而式歌不  
 適亦適也金門吏隱而慢世無適無不適也天  
 下適趣自應適人領之耳吾欲與子共適其適  
 奈天奪我泉石盟旦夕有豫章之遊君其廣集  
 同志共商風雅待我訪秘葦于雅士尋絕緒于  
 竒箋歸與君朗吟于華峯灤水間即不敢謂馳  
 邊驟李拱許揖殷庶幾後有作者亦可葦吾黨  
 之風而興起也已

盧子詩稿序

代郝水仲倩家

盧子詩五言古若干首七言古若干首五言律  
 詩若干首七言律詩若干首五言排律若干首  
 五言絕句若干首七言絕句若干首蓋盧子為  
 人不盡于文與詩盧子為文亦不盡于詩即盧  
 子為詩亦不盡于此帙而此帙固其一班云盧  
 子者名某字某故大司馬某公之嫡孫即孝廉



某公固其諸父行也司馬公歷事兩朝文章德業彪炳一時盧子夙夜恪承祖訓迄今鄉人皆稱其能繩武云孝廉公無祿且艱于嗣族中子姓咸朶頤焉思分其羸盧子毅然昌言擇宗人岐嶷之子為之子而後孝廉君無子而有子無家而有家蓋盧子至性端謹慷慨好義類如此故曰盧子為人不盡于詩與文盧子髮甫燥便游芹水歷試多冠軍文章不脛而走四方得其隻字不啻吉光片羽而此帙所載則其鉛槧餘

續游戲三昧者也故曰盧子之文不盡于詩即盧子方富于學富于年此固其濡墨試毫先見當世者耳行將富縹緗充綏囊與海內能詩家爭執牛耳獨以予將促裝北上若以予為玄晏也者故亟以斯帙問序于予余故曰盧子之詩亦不盡于斯帙第就斯帙讀之流麗精工奪高岑之席清新俊逸兼鮑庾之長世間翰墨場中浮香俗艷若以玉川七碗玉茗滌太蓋邯鄲枕上自饒僂骨正索解人不得也目今槐黃漸逼



錦標自君家故物行將譚笑奪之浸假奏賦國門較書天祿與中原文彥角技爭雄將無如初唐之稱四傑者乎則子猶身當年炤鄰裒然首出矣余不能為詩而能識詩聊為此言俾讀斯帙者即斯帙以槩見盧子之詩即斯詩以槩見盧子之文即詩與文以槩見盧子之為人則斯帙也不既多乎哉

灤函六卷終



書